

民主科學的台語文研究

——再向鄭良偉教授請教

十月十日（一九八九）起鄭良偉教授在自立晚報本土副刊發表〈漢羅話文的美麗新世界，適合科學民主社會的台灣話文——答洪惟仁「台語文字化」理論建設者——評介鄭著〈走向標準化的台灣話文〉〉，題目很長，文章也長達萬餘言，連載十天之久。因其中對拙文有所誤解或歧見，謹在此辯明，再向鄭教授請教

羅馬字不是唯一選擇

我八月一日在同刊發表的「評介」，一開始便讚揚鄭教授站在實用的立場，對台語文字化理論建設的貢獻。然後提出一些問題。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鄭教授所提出的「漢羅透濫」（漢字羅馬字夾用）到底是一種短期計劃，還是長期計劃？亦即暫時的文體，還是永遠的文字形式？

我認為羅馬字無法被國人當成「文字」接受，能夠自由使用羅馬字的作家也不多。加上漢羅夾用在視覺上的「歹看相」（難看），有實踐的困難。

其次，撇開認同美觀的問題不談，羅馬字並非不學自會的拼音法，如果還要透過教育推行，那就不能說是「短期計劃」，而是「長期計劃」了。既是長期計劃，那麼羅馬字的好處只是拼音字的好處，我們能選用的拼音字很多，羅馬字不是唯一的選擇。

我認為，除非決定要廢掉漢字，否則台語的拼音字只有走向「諺文」式方塊拼音字的道路。不止台語，所有漢語方言，漢語夾用都是最理想的文字形式。

最後，我反對鄭教授一口否定了語文學前輩的貢獻，說他們對台語文字化不但沒有貢獻，反而有阻礙的作用。

我認為台語作家和語文學家之間互相合作，台語文字化才有前途，過去四百多年閩南語文字化，都是語文學者、使用者不斷做辯證的互動影響，我們今天才有這麼多鄭教授所謂「差不多標準化的字」可寫。

總之，台語文字仍在試驗的階段，語文學者對台語作家的選字仍有相當的引導作用，不能抹殺他們的功勞。鄭教授的漢字選用原則之中也列有「本字可靠性」，但卻沒有一篇文章討論到如何證明「明確」可靠的本文的文章，這不能說不是一項缺陷。

我相信我的文章完全是出自我的認識與良心，就事論事，不是刻意的應酬贊美，也不是惡意

的批評。

鄭文對我提出的問題沒有正面的回答，對他所主張的漢羅夾用也沒有提出足以令人心服口服的論証，相反的卻扯出更多的問題。這些問題的提出也頗多不假思索的武斷，茲條敘於下，向鄭教授請教。

漢語文字必須早日字母化

一、漢字是一種落伍的文字，也不能完全表達台語，這是大家知道的問題。然而因為它有悠久的歷史，成了漢語民族丟不掉的包袱。現階段台語文字化除了沿用漢字，無論任何形式的文字都不可能被接受的。但是我們也不能永遠被束縛在漢字的框框內不得發展，我們必須發展拼音字，和漢字夾用。這點立場我已在《台灣禮俗語典》前言中表明。基本想法和鄭教授沒有不同。不同的是，我認為最理想的拼音字是朝鮮諺文，鄭教授認為是羅馬字。

我的基本認識是，只要能描述語音，任何形式的拼音字都沒有什麼好壞之別，依現代的文化潮流，拼音當然是採用羅馬字最方便了。可是一旦牽扯到要和漢字夾用時，就必須考慮到它和漢字之間是否具有融合性，否則必不為人所接受。醫生在替病人做假器官時，非常注意到人造器官是否會受到人體的排斥，如果受到排斥，就必須取下來，換裝另一種材料的人造器官，最好是人體器官移植。

清末以來，由於受到西洋羅馬字及日本假名的影響，自盧贛章以下，發明拼音字母的不下十數家，最後於民國初年以章太炎設計的「注音符號」ㄅㄆㄇ定案。

許多人批評ㄅㄆㄇ，我聽了都感到沒什麼道理，它既然可以描寫北京話，那ㄅㄆㄇ就是一套合格的注音符號。唯一的一點批評，相當中肯，那便是，注音符號只能當注音用，不能當文字用，人們藉著注音符號學會了漢字之後，便把注音符號棄之如敝屣。等到要出國時，要拼寫自己的名字，又必須再學一套羅馬字拼音，成為學習上的浪費。

中共當權之後，一度猶豫要不要沿用注音符號，後來爲了國際交通的方便，終於改用羅馬字。然而這套羅馬字也不能和漢字夾用。中共原本極力推行羅馬字，可是怎麼樣都推不動，即中共最紅的幹部恐怕都不能自在地使用羅馬字。所以後來不得不走簡化漢字的道路。漢字簡化當然是好事，不管簡得合理不合理，好不好看，至少筆劃少多了。可是簡化漢字並不等於解決了漢字問題。在現代打字機、電腦的要求下，簡體字和繁體字都一樣無法趕上潮流。漢語文字不走上字母化，將永遠落在時代之後。

中共改掉ㄅㄆㄇ而用ABC的結果，仍然只是當作注音符號而已，功能一樣，方便性卻打折了，因爲ㄅㄆㄇ橫排、直排都可以，但ABC卻只能橫排。搞到後來，連漢字都一律橫排。漢字的構字法、筆法都是爲直排而設計的，橫排實在不好看。鄭良偉批評台灣的報紙都是直排（其實也不「都是」，聯合晚報、首都早報便橫排）；小學生學注音符號，不學羅馬字，說這是受到國學

保守勢力的影響。其實我看美觀和傳統習慣才是決定因素。日文、韓文報紙也多半直排，他們是受誰影響？除非爲了遷就西文，否則我實在想不出非得橫排的道理。批評文化習慣，必須站在本土的立場，不能處處以西方的標準批評。請問鄭教授，何以ABC便優於ㄅㄆㄇ？橫排就優於直排？

和漢字不協調的拼音字必失敗

二、無論ㄅㄆㄇ或中共羅馬拼音字，其實都是合格的拼音字，到底有沒有人想到要拿來和漢字夾用？是不是鄭教授第一個偉大的發明？我想不是沒有人在用，大陸情形不得而知，至少台灣小學生的作文都是漢字與ㄅㄆㄇ夾用。但後來怎麼會放棄呢？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筆者以爲這應該有兩個原因，一是保守勢力的阻撓，但這不是主要的原因，中共搞文字改革那麼用心，也照樣沒有人搞漢羅夾用。所以我想關鍵出在無論ㄅㄆㄇ或ABC的綴字法都是長條的，和方塊形的漢字構字法不同，配不上來。如果當初設計拼音字時考慮到這一點，設計出一套方塊拼音字，我相信不但小學生學作文要用，就是一般大人也想用，方便嘛！等習慣了，漢字便可逐漸減到一定數量，即以拼音字爲主，漢字爲輔的地步。日文、韓文的拼音化都是經過這個過程而成功的。而日文、韓文都沒有採用ABC，而採漢字形式的方塊字母。

推行任何文化運動必須顧慮到一個民族的文化生態。除非是像法蘭西帝國主義者強迫越南使

用ABC，放棄漢字與字喃（越南字），否則不論怎樣好的東西都不可能推行成功。所以筆者一向主張採用改良諺文，作為台語乃至所有漢語的拼音字母。雖然筆者亦不反對在現階段暫時夾用羅馬字或國際音標，但這是短期策略，不是長期計劃。

我的苦心在評介文內已表明，並且以鄭教授和我多年的交往應該了解。鄭教授如果有更好的意見，正好趁著這個機會提出來討論，使得真理越辯越明。可惜鄭教授並沒有好好地擺出為什麼非得採用羅馬字和漢字夾用的道理。他只說「台灣社會的海洋化經濟結構及國際關係對漢羅的發展真有利」。但是為什麼海洋文化的國度非得採用ABC不可？採用ABC之後對台灣的進步會有什麼貢獻呢？都沒有論証。

非常諷刺的是，東亞幾個漢字文化圈內的國家，凡在海洋文化區的，如日本、韓國、台灣、香港，不但不採用ABC，並且還用繁體字，結果都相當繁榮。凡在大陸文化區的，如中共採用簡體字，用ABC注音，越南全部改用ABC，結果卻都很落後。這個事實雖然無法証明ABC不好，但卻可以証明採用ABC和經濟文化的進步沒有關係。更與海洋文化無關。

鄭教授說不出非得ABC的道理，卻批評我主張採用諺文式方塊拼音字是「大漢自我中心主義」，「沒有將簡單化、大眾化、現代化的文字，當做文字選擇的考慮」。然後又扯到什麼「予咱儕當無想著 *trig* 的拒絕及人民使用全種文字及語言，專門愛寫人癩曉讀个漢字來 *hou* 人來崇拜博學个國學大師……統治者的御用國家大師所寫的文章，讀者若看 *mbat* 是讀者愚 *gong* 無學問。

……」

請問鄭教授，方塊拼音字和大漢中心主義有何關係？方塊拼音字和ABC都是拼音字，其拼音的作用是一樣的，打字、電腦的方便性也完全一樣。沒有那個比較簡單化、大眾化、現代化的差別。韓國人採用諺文不用漢文，正是在反對大漢中心主義，怎麼我主張採用諺文式（並不等於諺文）拼音字是「大漢自我中心主義」呢？

所謂「統治者的御用國家（當是國學之誤）大師」到底指誰呢？怎麼我主張諺文式拼音字會使鄭教授想到專門寫人家不懂的漢字來讓人崇拜的「統治者的御用國家大師」呢？

鄭良偉所指的也許不是我，他一再把我排除在國學大師、中文系學者之外，然而在一篇駁斥我的文章之中，為什麼要扯到這些「國學大師」？

鄭教授說：「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畢業的洪先生Jing反對漢羅，多少及伊的學術背景有關係。」反對漢羅夾用作為永遠的文字形式，就是大漢中心主義？就是御用的「國學大師」？鄭教授的聯想大概太快了吧？

中文系不全是老古董

鄭良偉分析他和我之間的學術背景不同，說他是以現代語言學在研究漢語、台語，而我「開始的是偏向漢學傳統，以後有ES吸收現代語言學。」他所謂「漢學傳統」指的是「中文研究所畢

業的」，而現代語言學還未進入中文系。

這是鄭教授想當然耳。筆者在大一時便開始跟留美回來、在師大開語言學課的鍾露昇老師學語言學，我先學普通語言學、語音學，方言調查（閩語學家 Jerry Norman 來台和鍾老師一起調查閩北方言時，我正好跟著記音），再學聲韻學。我學聲韻學也不是死記韻目，而是應用閩南語、客語、北京話、日本漢字音的對應關係去理解的。可以說我一開始就接受高本漢、趙元任、董同龢諸先生所傳承下來的現代漢語語言學傳統，並不是一開始接受傳統漢學，後來才吸收現代語言學的。畢業後我專心搞閩南語，不再搞漢語語言學，直到近年入中研院研究，才向龔煌城、梅祖麟、何大安諸先生學習，了解近二十年來漢藏語言學的重大發展。但決不是一開始就偏向傳統小學的治學方法，否則我也不會搞方言調查，和現代漢語語言學也搭不上線了。

的確，台灣的中文系比較保守，但並不是每一個中文系出身的都是老古董。台灣的中文系有兩大派，師大派和台大派，過去師大派比較偏重傳統小學，台大派比較偏重現代語言學，但師大自許世英、鍾露昇以來已積極在吸收現代語言學，傳統小學自所主任林尹先生去世後，已經無人墨守成規了，新一代的小學家都已接受了現代語言學，師大研究所並早已開藏語、韓語的課程，至於台大，自董同龢至丁邦新、龔煌城、何大安，現代語言學一直都是「一脈相承」的傳統。鄭良偉說現代語言學還沒有影響到中文系，這句話不知有何根據。鄭教授曾說辨義徵性的觀念國內還沒有人懂，我跟朋友談起，朋友都不以為然。台灣學院裡的資訊早就很流通，不能把國人看扁了。

中文系出身的人有一種普遍的通病，便是不太關心現實社會，可是真正的「御用學者」並不比他系的人多，相反的，反對陣營裡多的是中文系出身的，我和王拓都坐過牢，張良澤是海外對台灣文化最關心的人，還有紀萬生更是街頭運動健將，還有一些不便舉的名字，至於學院裡以現代語言學做過台灣方言調查的如董同龢、鍾露昇、丁邦新、顧百里、羅肇錦及筆者，全部是中文系出身的，反而外文系的，除黃宣範作社會語言學調查之外，沒有一個人做過田野調查。即鄭教授本人不也沒有做過調查嗎？沒調查，能說是科學的語言學研究嗎？

我也曾批評中文系思想太保守，研究方法落後，但不能一竿子打落一船人，把所有中文系出身的都看成頑固份子、老古董、國民黨的「御用國學大師」。不了解實況，只憑一己成見，隨意批評別人，難道是學者應有的風度？

閩語語源學已經確立

三、鄭文批評我所謂「本字明確的漢字叫正字」、社會通行的文字是「俗字」名稱不當。他說這是「中國國學的中原意識中的所謂正與俗所選的字眼，就是Det藐視「邊疆」語文就是非正統的封閉觀念的產品。」又給人帶了一頂帽子。所謂「本字」、「俗字」是一般約定俗成的名稱，不知道鄭教授有什麼更好的名稱，不妨說出來大家看一看。但鄭教授的文章中其實也用過「本字」、「俗字」，不知道是否在藐視台語。我所謂「正字」，是把「本字」依其語源考證的可靠性劃分為

「正字」「劃正字」「同源字」三個層次中的第一個層次，並非「標準字」的意思，鄭教授可能沒搞清楚我的用法。何況我一再聲明尊重俗字，本字考證只是選字參考原則之一，不是唯一準則，我想鄭教授把我的意思歪曲了。

閩語及閩南語語源學自戰後董同龢、林金鈔、黃典誠、張振興、羅杰瑞等傑出漢語學家及本人運用現代漢語語言學、比較閩語學的方法參與考證，方法論已經確立，結論亦大體一致。不一致的地方當然也有，但有些是無可置疑的，如閩語的「汝」(i² / i³ / i⁴) 本字是「女」(娘母)、準正字是「汝」(日母)，這是大家公認的結論，只有鄭教授提出質疑。質疑是好事，問題是，人家的主要根據是聲韻母的方言比較結果，¹²「汝」非得是「語」韻「娘」母的「女」字。「爾」、「你」在止攝三等，自在排除之列。此一論證我在「談台語的正字與語源」一文中已對鄭教授的評論回答過，學術界也一致認為是「女」(汝)字，只要稍懂漢語語音學和閩語方言學的人都同意的定論。把學術界已成定論的問題，一再提出質疑，說現代閩南語字源學不可靠，到底有什麼意義呢？討論問題必須完全了解對方的論證，否則各說各話，學術豈能累積？

我在「評介」文中說鄭教授把語源可靠姓列為選字的標準之一，竟沒有一篇提到語源問題是一缺陷，其實這是可以諒解的。語源學不是鄭教授的專長，沒有一個人可以樣樣專精，但不能過度強調自己的專精領域，而否定、排斥別人專精的領域。豈不是嗎？

通俗不是唯一原則

四、「尊重俗字」①是我的第一個選字原則，但是爲什麼有時候還有些不通俗的「本字」呢？這是考慮到鄭教授所說的「音義系統性」，②如以「一」表 *it̄⁴*，不能再表 *tsi⁶*，於是用本字「蜀」；以「人」表 *zin⁵*，只好以「儂」表 *lang⁵*，以「這」表 *tse¹*，只好以「職」表 *tsi⁴*，每一種設計都是在提高漢字的表記功能，雖不通俗，讀者看得懂就好了。其次是考慮到鄭教授所謂的「語文連貫性」，③整個閩南語文獻，自南管以下至歌仔冊，絕大多數「你」都用「汝」字，爲什麼「汝」字不能用？通俗只是原則之一，不是唯一原則。當第一原則（通俗）和第二原則（系統性）衝突時，只好採用第三原則（本字和閩南語傳統用法）。我的選字有一定法則，不是如鄭教授所謂「伊的學術背景卡屬中國國學傳統，儼免傷過頭偏重古代書籍來源的追尋。」請鄭教授再翻開我的《台灣禮俗語典》參照一下。

再者，我們的用字都只是一種試探，大膽試寫，拋磚引玉，如果跟的人多，我們就繼續用，跟的人少，我們就跟隨別人，比如「蜀」字我已不用，改用「一」了。如此互相觀摩學習，台語文才能逐步「標準化」。鄭教授看出這種互動影響已在台語文界進行著，這個現象使他憂心忡忡，他說我是「隨便以學術的名義宣佈講是考證的結果，誦講是學術的誤用。特別是對台灣受國粹及法統愚民教育洗腦過的作者及讀者真容易受影響、受迷惑。」

照他這麼說，我們的所有努力都像他所說的，「對台語文字化不但無貢獻，煞有破壞的作用」，我們寫得越多，破壞越大，罪孽越深。鄭教授的意思是不是說，只有鄭教授本人對台語文字化才有貢獻呢？

可是如果我們仔細檢視鄭教授的用字，「不尊重俗字」的地方也不少。譬如：

鄭文	新俗字	舊俗字
甚物	什麼	什乜
啥物	啥麼	啥乜
全款	共款	共款
及	與、跟	甲
傷	(太)	箱
通	通	通
敢	敢	敢
值	值	值
不	不	不
bat	捌	識

be	罾	袂
beh	要	卜
teh	在	塊

這些不通俗的字五花八門，有極古的、語源上不十分確定的同源字如「甚物」、「啥物」；有自己新用的字，如「仝」；有本字「傷」；有自己創造的「噏」「噉」「啞」……，還有羅馬字。（鄭教授文章中所使用的羅馬字就那麼幾個，而這幾個詞素早就有俗字通用，何必有羅馬字？難道這幾個羅馬字比通行的俗字還通俗？）為什麼鄭教授可以用不通俗而自己喜歡的字，卻要排斥別人所用的而他不喜歡的字呢？

五、鄭教授那樣推崇教會羅馬字，不准別人改，這的確有他的苦心。可是教會羅馬字實在太不適宜排版、打字和電腦了，比全文漢字還難用，所以有許多人在改，我看現在標音的人，除了教會之外，簡直沒有人遵守教會羅馬字的拼音法，這不但是我苦惱的事，也是所有台語研究者苦惱的事，包括鄭教授自己在內。可是鄭教授一面教人不要改羅馬字，說「應該採用社會已經有的文字」（指教會羅馬字）、「無應該對零開始」，可是他自己的拼音字卻也改來改去，並不遵守教會羅馬字的拼音法。他對自己改教羅的行爲解嘲說：「遐的淡薄調整攏B1是dōb來修改教會羅馬字系統，純粹是因爲我所用的電腦及打字的方便。（家已認爲不過是小可調整，會當訓練讀者適應無

全的標音系統，但是有寡讀者認為是大變動。」這豈不是有點嚴以責人，寬以責己嗎？我在《禮俗語典》所採用的改良羅馬字也是就教羅作「小可調整」，那裡是「從零開始」？

「透濫」沒有醜化的惡意

六、我在「評介」文中使用「透濫」一詞，如「漢羅透濫」。「透」*thau³*和「濫」*lan⁷*都是混合的意思（動詞），把兩個同義的動詞連綿使用作名詞，還是混合的意思，並沒有任何惡意在。可能鄭教授用華語把它解釋成「濫透」了，所以抗議說：「『透濫』是保守派惡意醜化的形容詞，希望以後尊重推動者的名稱，『合用』抑是『配合』。」這種反應使我感到意外。我曾問過好幾個朋友，都沒有人感覺「透濫」有醜化的惡意在。也許鄭教授在國外住久了，語感和我們不同，以致引起誤會，謹在此提出說明（為了避免誤會，本文乃改用中文）。其次我感到「合用」的音義不明，人們可能把它讀成 *hah⁸ing⁷*，「配合」也不好。中文使用「夾用」應該是比較好的名稱。台語如果不喜歡「透濫」，至少也要說「相恰用 *sio¹kah⁴ing⁷*」。

結語

我贊同民主科學的台灣語文，現代台語文是寫給現代人看的，不是古代人看的，所以復古沒有什麼必要，但我想解釋的是：

1. 我雖主張漢字與拼音字夾用，理想的拼音字是改良諺文，但這是遠程計劃，遠程計劃當然是越理想越好，但理想的文字形式如果沒有現實條件配合，不可能實現，所以目前必須牽就現實。所謂現實，指的是排版技術及民衆的接受能力。以我的淺見，目前除了漢字之外，任何拼音字都不是現實可行的，因此我不得不採用假借字及本字來補足通用漢字之不足，在難讀字後加注羅馬化國際音標。這並不表示我執著於漢字。

2. 我採用的漢字大多是民間通行的漢字。用了少數不通行的漢字，並非爲了炫耀自己的博學或故意標新立異，純粹是爲了照顧到鄭先生提到的意義系統性及歷史連貫性（和漢文及傳統鶴佬文連貫），以提高現代鶴佬文的記述功能。現在民間通行的漢字常常只是現代中文的「新婦仔囡」，如「你」、「吃」、「切麵」、「哈曉」、「無三小路用」、「跑路」（走路）、「讚」……；他們在選字時，「通俗」是第一要義，其他一概不管，讀者也不會苛求。因爲大家都知道，他們並不是在建設一個有系統、有傳統的台語文，只要用現代中文看「懂」就夠了。鄭教授雖強調所謂「通俗」，但對通俗漢字也是有所批評、有所選擇的。只是批評的立場如何、選擇的順位如何，鄭教授一概不提，我在評介文中曾提出這一點，作爲對鄭著的一個重要批評，鄭教授並未回答。

3. 我在《台灣禮俗語典》中，對漢字的選用有一套準則、順位，在同典「字解」中逐字交代用字理由，不是隨便用字的，我也聲明說：「我不敢說我自己的選字是最理想的。」我只是在嘗試，幾年來，我不斷參考別人的用字，不斷和別人協調。我去年十月至今年七月曾辦了一個「台

語研究班」，這個班就是一個很好的協調場。我雖擔任講師，其實學員才是我的老師，我是在向他們學習。

4. 我在「評介」文中一再強調台語文尙未有一個完整固定的文字形式。在這個階段，每一個人都有提出不同意見、作不同嘗試的權利，因此「評介」文中批評鄭教授否定前輩成就的不公平，目的是在強調「民主」的風度。鄭教授大概很不高興，所以發表了〈漢羅話文的美麗新世界，適合科學民主社會的台灣語文〉那樣充滿火氣的文章。我在此向鄭教授致歉意。鄭教授與我可說是最親密的台語文運動戰友，我對鄭教授一向是尊敬的，但是我仍然要堅持一點，就是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提出不同意見、作不同嘗試。這才是「民主」的台語文研究。

5. 其次是鄭教授所提的「科學」精神。筆者以為鶴佬語既是漢語的一種，漢字的傳統不能隨意否定，還有我們至今所講的所謂「台語」，其實只限於鶴佬語，鶴佬語不止台灣通行，它有許多方言，鶴佬文也不是今天才開始要「從零開始」的，它已有四五百年的歷史，因此現代鶴佬文也不能不兼顧其他鶴佬方言和傳統鶴佬文的用字習慣。以古律今自不可取，以中律台也不是好事。一切要站在鶴佬語的立場來設計鶴佬文。因此「科學」的台語文字研究，不能假「現代」之名，光注意到幾個只懂得現代中文，並且不是真心要建立台語文的鄉土作家的用字，而要作更多、更廣泛的研究，即使是台灣現代人的識字心理，識字效率，這也不是光憑語言學高深的理論就可以「想像」得出的，「科學」的語言學必須經過調查才有說話的根據。

因此我希望所有的台語文研究者，以開闊的「民主」胸懷，實證的「科學」態度，平心靜氣地互相批評、互相學習、互相接納，如此理想完美的「台語文」才有建立的一天。

參考文獻

鄭良偉 〈走向標準化的台灣語文〉 一九八九 自立

洪惟仁 《台灣禮俗語典》 一九八六 自立

陳素月 〈台語文字化研究〉 一九八九 碩士論文

姚榮松 〈當代台灣小說中的方言詞彙——兼談閩南語的書面語〉 一九八九全美華文教

師學會年會論

台語社 《台語文摘月刊》 一九八九年七月起

(一九八九、十二、五)